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記集說卷五十三 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龔驂文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湯垣

謄録舉人臣周文彬

禮記集說卷五十三

宋　衛湜　撰

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為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練祥則告族之相為也宜弔不弔宜免不免有司罰之至於賵賻承含皆有正焉

鄭氏曰死必赴赴告於君也實四廟孫而言五廟者容顯考為始封子也弔謂六世以往免謂五世承讀為贈聲之誤也正正禮也

孔氏曰此論族人雖或至賤吉凶必須相告弔賵含贈皆當有正禮庶子掌其正焉經云祖廟未毀謂同高祖若高祖以下惟有四廟令云五廟故云容顯考為始封子也五世祖是始封之君自五世以下其廟不毀故為五廟也鄭註六世以往者從六世以至百世但有弔禮故言以往四世同高祖有緦麻之親五世則親盡但有袒免而已賵賻含襚皆贈喪之物庶子之官治之隨其親疏各有正禮賵車馬賻財帛含

珠玉襚衣服總謂之贈贈送也

長樂陳氏曰祖遷於上宗易於下雖不為庶人吉凶不必赴告義也祖廟未毀雖為庶人吉凶必赴告恩也五世而親屬盡故為之免六世而親屬竭故弔之而已宜弔不弔宜免不免有司罰之則緦麻而上宜服不服者可知也實於口者謂之含承於身者謂之承凡玉可以為渠眉疏璧者皆承也

嚴陵方氏曰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云

五廟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為庶人其親屬未絶不以貴賤之閒而亡吉凶之問也故後以不忘親言之赴亦告也以其事急而疾趨以告故謂之赴則告以必告也以承必告之下故以則言之免已見檀弓免焉解

公族其有死罪則磬于甸人其刑罪則纖剸亦告于甸人公族無宫刑

鄭氏曰甸人掌郊野之官縣縊殺之曰磬不于市朝

者隱之也纖讀為殲殲刺也劓割也宮割臏墨劓刖

皆以刀鋸刺割人體也告讀為鞠讀書用法曰鞠宮

割淫刑

孔氏曰自此至親哭之論公之同族有死罪有司行

法之事及公為貶降之禮磬盡也令其性命磬盡案

魯語云小刑用鑽鑿次刑用刀鋸案墨刑刻其面是

用鑽鑿也其宮劓之屬則㓷割也讀書讀囚人所犯

罪狀用法謂用其法律平斷其罪鞠盡也謂推審其

罪狀令盡漢書每云鞠獄是也欲纖剌𠠝割之時必鞠讀刑法之書於甸人之官也公族雖犯宫刑不得行宫刑但髠去其髪故掌戮云髠者使守積鄭註謂同族不宫者是也

長樂陳氏曰公之於族示之以孝弟睦友子愛之道所以教其善示之以廟朝之禮所以教其敬示之以喪服之禮所以教其哀示之以燕食之禮所以教其親示之以宫室之守所以教其忠示之以赴告弔免

所以教其義示之已盡而猶犯焉然後隨之以刑可也其死罪則縊之於甸人其刑罪則纖剸裁者亦告於甸人不忍與衆棄之也不忍與衆棄之而必於甸人亦以甸人供祭薦之物故也蓋不以親廢法不以私滅公然後宗廟可得而事然則以親而體百姓乃所以事宗廟也雖然不以公盡法故無宫刑不以義掩恩故三宥而又追之至於無及然後素服不舉為之變

嚴陵方氏曰磬謂縊殺之縣之如磬磬於甸人則甸師所謂王之同姓有辠則死刑焉是也彼言天子故謂之師此言諸侯故止謂之人而已亦告於甸人謂有司告之使致其刑也公族於五刑之中獨無宮刑下文所謂不翦其類是也

山陰陸氏曰甸師與王共宗廟之事者也周官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籍以共齍盛喪事代王受眚烖據此於王可謂親矣甸王所自有也

廬陵胡氏曰告如字

獄成有司讞于公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于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反命于公公素服不舉為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親哭之

鄭氏曰成平也讞之言白也辟亦罪也宥寛也欲寛其罪出於刑也又復也對荅也先者君每言宥則荅

之以將更寛之至於三罪定不復荅走往刑之為君之恩無已也罪既正不可宥公又使人追之曰必赦之重刑殺其類也反命白已刑殺也素服於凶事為吉於吉事為凶非喪服也君雖不服臣卿大夫死則皮弁錫衰以居往弔當事則弁絰於士蓋疑衰同姓則緦麻以弔之令無服者不往弔也倫謂親疏之比也素服亦皮弁矣親哭之者不往弔為位哭之而已君於臣使有司哭之

孔氏曰獄成謂獄斷既平定其罪狀也公又使人追
之謂追止行刑殺之人曰雖重罪如是必更寬宥赦
其刑殺也素服不舉饌食為之變其常禮如其親疎
倫輩之喪身不往弔無弔服也乃親哭之異姓之廟
鄭註曲禮重素云衣裳皆素此素服亦然也人以凶
事用布令乃用素是為吉也吉時皮弁白布深衣素
積裳以采為領緣令衣裳皆素為凶也非如五服之
限故鄭云非喪服也引君雖不服至弁絰並服問文

也槩司服云王為三公六卿錫衰為諸侯緦衰為大夫士疑衰是疑衰輕於錫衰諸侯為卿大夫既錫衰士宜卑降故疑衰但士有同姓異姓故以同姓為緦衰異姓為疑衰令此云素服不言素冠故云亦皮弁長樂劉氏曰聖人之於萬物莫不以道化遂其性也成其形也終其命也而況於其有服之親哉然而代天工立人道百王授受者禮樂政刑而已也故悖於中者禮樂之必棄政刑之必加又敢私於其宗族哉

不幸而悖於中者出於公族聖人猶有三宥之心而

有司之正不可奪也於是素服不舉樂不御正寢不

羞常膳哭之如其倫之喪責其化之不迨於宗族也

而無服者罪其忝祖而絶之也

長樂陳氏曰三宥而又追之與舜欲竊瞽瞍而逃同

意素服不舉為之變與屏不帥者三日不舉同意無

服與屏不帥者終身不齒同意

廬陵胡氏曰有司又曰在辟以示後世臣執法宜堅

其君用刑宜寛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於甸人春秋傳曰臣義而行不待命者此也

河南程氏曰如其倫之喪無服明無罪者有服也

新安朱氏曰此素服下脱居外不聽樂五字親哭之下亦脱於異姓之廟五字當補之

公族朝于内朝内親也雖有貴者以齒明父子也外朝以官體異姓也

鄭氏曰内朝謂以宗族事會體猶連結也

孔氏曰自此至類也覆明在上公族九條之義欲使親在其内故於内朝若族人在外朝則不復計年以官為次蓋外朝主尊别不得以私恩為異是欲與異姓相連結以為體也此覆釋在上三條

長樂劉氏曰自此至不翦其類也者皆作記者既載文王周公所行之法於前又以其意解釋厥義於後所以教後世之為國嗣者必聽於庶子之治而服行其政令不敢挾貴而踰於禮不敢恃親而慢於德則

文王之範不獨成於其身而又足以成其子孫於萬世繼繼承承而不泯也

山陰陸氏曰據此外朝公族蓋不與故周官內朝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外朝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

嚴陵方氏曰體謂與之為一體也與後言體百姓之

體同

宗廟之中以爵為位崇德也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登餕受爵以上嗣尊祖之道也

鄭氏曰崇高也授事以官官各有能也上嗣祖之正統

孔氏曰廟中行禮是先祖尊嚴之所所主在德故列爵為位是崇有德也官由賢能而與今欲尊崇此賢故授事以表之也適子先祖之正體故使受爵於尸

及升餕尸饌是尊祖之道理也此覆釋上第四條

嚴陵方氏曰宗廟之中序爵以辨貴賤爵不踰德故謂之崇德序事以辨賢否故宗人授事以官謂之尊賢於上文言獻受爵此止言受爵以上見之也此篇觧上文或此略而彼詳或此詳而彼略其義皆倣此喪紀以服之輕重為序不奪人親也公與族燕則以齒而孝弟之道達矣其族食世降一等親親之殺也

鄭氏曰紀猶事也與族燕則以齒以至尊不自異於

親之列殺差也

孔氏曰不計爵之尊卑以服之本輕者為下本重者為上是不奪人本親之恩此覆釋第五條公所以降己尊而與族人燕會齒列是欲使民有親屬者不相遺棄孝弟之道通達於下族食每世降一等是親親之殺此覆釋第六條

嚴陵方氏曰喪在彼也而我以禮數紀之謂之喪紀奪者對予之名不奪則予之使無失其為親故也君

與族燕以齒則不敢以君之位而加於父兄然親親不可以無殺故世降一等焉

戰則守於公禰孝愛之深也正室守大廟尊宗室而君臣之道著矣諸父諸兄守貴室子弟守下室而讓道達矣

鄭氏曰行主君父之象大廟不敢以庶守君所重也上言父子孫此言兄弟互相備也

孔氏曰在軍載主以行使庶子官主守而尊之亦不

自專此是孝愛之深適子是宗室之正太廟是祖之正使適子守太廟是尊宗廟之室君臣之道著明也貴者守貴賤者守賤賤者讓於貴貴者不相陵犯是讓道達也此覆釋第七條

嚴陵方氏曰事生之道不若事死之為至居安之節不若居危之為難故戰守於公禰所以為孝愛之深凡君之宗皆謂之宗室則親親之意也正室又其正者也正室守太廟所以尊宗室而庶子之與異姓莫

敢介焉且不疑於無君故曰君臣之道著

山陰陸氏曰貴室衛護蓋多下室蓋寡故曰諸父諸

兄守貴室子弟守下室而讓道達矣鄭氏謂貴者守

貴賤者守賤非

五廟之孫祖廟未毁雖及庶人冠娶妻必告死必赴不

忘親也親未絶而列於庶人賤無能也敬弔臨賻賵睦

友之道也古者庶子之官治而邦國有倫邦國有倫而

衆鄉方矣

鄭氏曰鄉方言知所鄉

孔氏曰君不以貴仍統於親故族人有事告赴是不忘親也既與君有親何得為庶人蓋賤其無能也君敬重弔臨賵賻不使闕失者是君親睦和友之道也此合結庶子官之義而先結於此者以邦國之功不宜與罪惡相連也此覆釋第八條

嚴陵方氏曰如上所言皆庶子之官所治也庶子之官以治內為事凡治之序自內以及外而已故曰庶

子之官治而邦國有倫倫者先後不可亂之謂也周官凡言邦國者諸侯之國也邦國有倫而衆不惑於道之所在故曰衆鄉方言方者道之方也

山陰陸氏曰是睦友之道而已非孝弟之道也亦非慈愛之道也敘古之庶子之官在此者不以能正公族為治以能使公族不犯刑為治也

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百姓也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弗弔弗為服哭于異姓之

廟為忝祖遠之也素服居外不聽樂私喪之也骨肉之親無絶也公族無宫刑不翦其類也

鄭氏曰犯猶干也術法也翦割截也

孔氏曰國立有司以法齊治一切令不可以私親之罪而壞有司之正法雖公族之親猶治之與百姓為一體故曰所以體百姓也異姓刑之於市同姓刑於甸師隱僻之處者不與國人謀慮兄弟也弗弔弗服哭於異姓之廟為其犯罪忝辱先祖故遠之也素服

居外以其實是已親私心喪之也所以然者骨肉之親無斷絶之理故也

嚴陵方氏曰有司以正行法故無貴賤親疎之間苟以公族之故乃欲奸有司使獲免焉則法失其正矣故曰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刑於隱則非與衆棄之矣故曰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公族不止於兄弟特舉中以該上下爾素服居外不聽樂則以哀未忘也遠之者公義也哀未忘則有私愛存焉故

曰私喪之也夫有生所以傳類而宫刑則無生之道

馬故公族無宫刑

盱江李氏曰掌囚王之同族者拲有爵者桎以待弊

罪及刑殺告刑於王奉而適朝士加明梏以適市而

刑殺之凡有爵者與王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以待

刑殺由此觀之先王之制雖同族雖有爵其犯法當

刑與庶民無以異也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共也如使

同族犯之而不刑殺是為君者私其親也有爵者犯

之而不刑殺是為臣者私其身也君私其親臣私其身君臣皆自私則五刑之屬三千特為民也賞慶則貴者先得刑罰則賤者獨當上不媿於下下不平於上豈適治之道邪故王者不辨親疏不異貴賤以致於法其所以不肆諸市朝而適甸師氏者為其有恥毋使人之見也

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衆也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有司卒事反命

鄭氏曰早昧爽擊皷以召衆也警猶起也周禮凡用樂大胥以皷徵學士興猶舉也秩常也節猶禮也使有司攝其事舉常禮祭先師先聖不親祭之者視學觀禮耳非為彼報也有司告祭畢天子乃入

孔氏曰自此至典于學為第四節論天子視學養三老五更并明公侯伯子男反歸養老於國也天子視學謂仲春合舞季春合樂仲秋合聲大昕者大猶初也凡物初為大末為小昕猶明也謂視學之晨徵猶

召也初明擊鼓警動衆人令起衆人聞鼓聲而起先至會聚之處然後天子始至尊者體盤故也天子既至乃命有司行此釋奠之事有司即詩書禮樂之教官也此謂因大合樂時祭先師先聖也若四時常奠則各於其學之中又不祭先聖也所以視學者觀有司行禮非是為彼學士而報先聖先師也於時天子視學在虞庠中有司告釋奠既畢天子乃從虞庠入反於國明日乃之東序而養老故云始之養也

長樂陳氏曰天子視學四養老也簡不帥教也出征受成也以訊馘告也養老必於仲春季春仲秋而簡不帥教出征受成以訊馘告者無常時雖無常時其入學也亦必養老焉文王世子天子將視學以鼓徵衆序立以齒及天子至命有司行事祭先聖先師於西學有司卒事反命乃適東序養老焉此視學之大略也（禮書）

長樂劉氏曰天子之元子諸臣之適子鄉遂之賢能

在王之大學修德習樂學舞其必於仲春合樂舞仲秋合樂聲者教之致其敬蓋有三義焉一為元子將承祖考之祭祀必明於禮樂也二為將傳道於聖師必先竭其恭敬也三為天子視學必釋奠養老學士合舞以成其禮也聖人之政先齊其家既正后妃之德於内又正元子之德於外是故天子之大教以視學為先務焉

嚴陵方氏曰學記曰未卜禘不視學蓋教養之久然

後可以視之故也天子視學必警衆所以奉至尊不可以不各致其敬故也

山陰陸氏曰興秩節此為養老視學為之祭節矣其禮有常秩也言先聖在後者容有司卒事自先聖所反命也與天子出征造於禰同義

石林葉氏曰天子視學則觀禮樂於其中故典禮則言秩典樂則言節書曰天秩有禮則凡見於度數者皆出乎天也傳曰干戈戚揚樂之末節凡見於舞者

皆存乎人也出乎天者而以人庸之存乎人者而曰
天有之皆所謂禮樂之大者
講義曰學者所以養育人才之地也雖以天子之尊
必視學者所以教養人才不可不以身親之也天子
而以身親之則勤者知勸怠者知懲業之精麤有所
區別此視學之意也
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
席位焉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咏焉退修之以孝

養也

鄭氏曰又之養老處也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是以往

焉言始始立學也養老東序則是視學於上庠親奠

之者已所有事也三老五更各一人皆年老更事致

仕者也天子以父兄養之示天下之孝弟也名以三

五者取象三辰五星天所因以照明天下者羣老無

數其禮亡以鄉飲酒禮言之席位之處則三老如賓

五更如介羣老如衆賓必也適饌省醴親視其所有

也發咏謂以樂納之退修之謂既迎而入獻之以醴

獻畢而樂闋

孔氏曰若尋常視學則於東膠中唯行養老之禮若

始立學既視學畢適之養老之處東序之中天子親

自釋奠於先世之老祀先老畢遂於東序中設三老

五更羣老之席位若非始立學則不釋奠於先老也

布席既畢天子親適陳饌之處省視醴酒并其珍具

出迎三老五更將入門之時遂作樂發其歌咏以樂

納之也三老五更即位於西階下天子乃退酌醴獻之以修行孝養之道也案蔡邕以更字為叟叟老稱又以三老為三人五更為五人非鄭義也天子冕而總干而舞執醬而饋是父兄事之也三辰謂日月星五星謂金木水火土三辰之星則二十八宿及諸星也三老如賓五更如介者案鄉飲酒註數席賓席牖前南面介席西階上東面是也老更既如賓介故羣老如衆賓以其無文故云必也案鄉飲酒注席衆賓

於實之西南面各特焉是也

嚴陵方氏曰上言視學至此言適東序則知所謂學者辟廱也辟廱時王之學也於時王之學祭先師先聖於先王之學釋奠于先老隆殺之别也以其隆故曰視以其殺故曰適適則自此適彼而已設其席位則老者欲安之故也饌者食也醴者酒也適饌省醴蓋互言之皆適其所而省之也珍若八珍之屬凡可以養者莫不具焉故謂之珍具若王制以珍從是矣

修之以孝養者謂執醬而饋執爵而酳也

長樂陳氏曰古者建國必立三卿鄉飲酒必立三賔而養老必立三老故禮曰三公在朝三老在學三公非一人則三老五更非各一人矣漢志以德行年高者一人為老次一人為更故永平中拜桓榮為五更建初中拜伏恭為三老而鄭氏以此為三代之制誤矣禮書

又樂書曰天子莫重於視學亦莫重於養老故老更者為其血氣既衰而養以佚之仁也飲食

之珍具親執而奉之禮也憲行以善吾之行乞言以
廣吾之聞智也父事之不疑其所謂父兄事之不疑
其所謂兄義也有親者視之而興孝有兄者視之而
興悌信也夫一舉養老之事衆皆知其德之備者以
此而已蓋釋奠於先老所以明其不忘本也適饌省
醴所以明其不敢慢也樂則清廟象武之頌所以示
德與事也語則父子君臣長幼之道所以辨君與親
也然咏歌者樂之聲管者樂之器舞者樂之容養老

之樂始而發咏中而管舞卒而樂闋則堂上堂下之樂和樂而不流也其所以命羣后羣吏反養老幼於東序者不過示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始之以養終之以仁而已古之君子必謹其終始如此而衆安得不喻之哉

馬氏曰先老者三老五更存於先而可以為法於後而天子所以為師也三老五更者以其深知三德五事之意也亦不必數之三五也羣老者庶子之老也

王制所謂庶老是也貴老爲其近於親上貴老而民興孝故天子之於五更則以兄事之至於庶人之老其禮宜殺焉退修之以孝養釋其適饌省醴之意也説者以爲既迎而入獻之以醴獻畢而樂闋其説非也蓋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退而適饌省醴則所謂退修之以孝養

廬陵胡氏曰之往也往養老之處始初也鄭謂始立學非遂發咏焉此約大射禮賓入及庭奏肆夏也尊

老故用兩君敵禮入門而縣輿
金華應氏曰東序夏后氏之學名也此所云序則未
必自為一學也即學宮之東序焉爾始立學者既釋
菜而退儐於東序諸侯學校之東序也天子亦始立
學視學興秩節而始適東序天子學校之東序也鄭
氏於此二者皆以為自上庠而適東序夫東序在郊
而東膠在國若自郊反國則驅馳甚矣以此約度之
則東序亦在學中而已樂記祭義皆謂食三老五更

於太學則天子之所視者即太學也大學之有東序者葢地道尊右神祀尚陰故宗廟之位皆以西為上竊意夫西者廟宮之所存所以尊先聖先師也東者黌舍之所寓所以處國子俊造也今學宮亦然故立學釋菜則退儐於此而行一獻之禮視學釋菜則退儐於此而行一獻之儀視學卒事則設位於此而修孝養之禮兩者皆曰退儐曰退修葢以廟宮為尊故以黌舍為退猶朝廷之進見而曰退也不特此爾春

夏干戈秋冬羽籥於此而學焉凡祭與養老乞言之禮亦於此而學焉大司成之論說亦在是蓋東序之所容者廣不必若上庠瞽宗之各異其學也諸侯立學皆退儐於此則知東序不獨魯有之明堂位之言欲明魯禮之盛耳然則天子立四學者何歟曰大學即辟廱也東序亦在其中推本而言之則序之名蓋實因乎夏兼虞商則為三代之學矣又以周言則為四學祭義云食老更於大學即東序之養老也祀先

賢於西學即視學釋奠也月令之釋奠不曰先聖而專曰先師者先聖少而先賢多也此月令釋奠專曰先師也東序西學皆在大學而獨以大學為三老五更之地者重其禮也亦恐黌舍廣而廟祀之末必及之東序釋奠先老猶今時祀於學之東偏蓋聖師在西而先老在東也

反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下管象舞大武大合衆以

事達有神興有德也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焉而上下之義行矣有司告以樂闋

鄭氏曰反謂獻羣老畢皆升就席也反就席乃席工於西階上歌清廟以樂之既歌謂樂正告正歌備也語談說也歌備而旅旅而說父子君臣長幼之道說合樂之所美以成其意鄉射記曰古者于旅也語象周武王伐紂之樂也以筦播其聲又為之舞皆於堂下衆謂所合學士也達有神明天授命周家之有神

也興有德美文王武王有德師樂為用前歌後舞也上下之義由清廟與武也闋終也告君以歌舞之樂終此所告者謂無筭樂

孔氏曰反謂反席三老五更羣老初受獻畢皆立於西階下東面今皆反升就席乃使工登堂上西階北面歌清廟之詩以樂之此約鄉飲酒文知之案鄉飲酒登歌之後乃下管間歌合樂之後樂正告云正歌備後作相為司正賓取觶酬主人主人酬衆賓是歌

備而旅酬也旅酬之時則語說鄭註合於樂之所美以成其意者解經合德音之致樂之所美謂清廟之詩所美文王有君臣父子長幼之德令於旅之時論說君臣父子之道合會清廟所美之事以成就其升歌清廟之意也德音謂清廟之詩是文王道德之音致極也下管象舞大武者登歌之後笙入立於堂下管中奏此象武之曲庭中舞此大武之舞大武即象也案詩維清奏象舞是武王作樂稱象也大會聚學

士以登歌下管之事歌舞其樂以明上天授命周家之有神興起文王武王之有德使衆前歌後舞也登歌清廟文王詩也君詩在上下管象是武王詩也臣詩在下是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以此教上下衆知之是上下之義行於衆庶也養老之末無筭樂之終也有司告王以樂終

長樂劉氏曰周之功成於文王致中和配天地莫大於此詩升歌以養老敬而愛之同於祖先也禮之大

有過於是乎清廟既終乃歌維清之頌以奏象武又歌武頌以奏大武之舞然後合衆學士以舞六代之樂三老五更羣老因其升歌合舞遂言文王之所以為德武王之所以為功黄帝堯舜禹湯之所以為道皆正五品於其民以致中和之事莫不由乎修身正家以為教化之本也則大其禮盛其樂以養老者所以達六代之聖王有神靈垂教於萬世與天下之大老致盛德於一人也豈不足以正君臣之位貴賤之

等乎故上下之義行焉

長樂陳氏曰歌者樂之聲管者樂之器舞者樂之容登歌清廟所以著其德下管象所以著其事舞大武所以著其功而又大合學士以預其事則幽足以達有神明足以興有德也古者兩君相見升歌清廟下管象武以禮樂相示而已以明非有德與事功者不可以當此然則養老而歌舞是者以其足以當之也樂所以達有神興有德則老者之道亦足以感神而

作人矣言養老而不及幼及命諸侯羣吏則兼幼言之者耆老孤子先王未嘗不兼養然其所重特老者而已　又禮書曰明堂位曰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登歌清廟下管象文王世子曰天子養老登歌清廟下管象祭統曰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仲尼燕居曰兩君相見升歌清廟下而管象則天子之祭祀養老饗諸侯諸侯之相見魯之嘗禘皆升歌下管貴人聲也歌清廟

示德也管象示事也德莫盛於文王之清廟事莫先於文王之象清者德之潔而非任也象者事之始而未形也維清奏象而言文王之典禋季札見舞象而言美哉猶有憾則象為文王之詩明矣鄭氏以為武王詩誤矣　又曰養老必歌清廟下管象者以文王善養老故也舞大武者以武王善繼志述事故也嚴陵方氏曰養老之禮無大於此故曰禮之大者也匏竹在下管象以其示事故繼言大合衆以事神之

為道疑其難通故以達言之德之在人則患其不作而已故以興言之書言神人以和則樂之效固有如此者

馬氏曰文德之盛莫盛於文王而登歌清廟者所以發明賓主之德也象與大武皆武王伐紂之樂也下管象所以咏其聲大武所以動其容而大合象學士以行管象武舞之事所以達有神興有德也神者藏於禮樂之中而不可知則管象舞武以達之德者藏

於人情之間而不可見則管象舞武以興之

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幼于東序終之以仁也

鄭氏曰羣吏鄉遂之官王於燕之末而命諸侯時朝會在此者各反養老如此禮是終其仁心孝經説所謂諸侯歸各帥於國大夫勤於朝州里𩣡於邑是也

孔氏曰諸侯為畿外羣吏謂畿内鄉遂之官王自養老又令諸侯州里而行養老是終其仁心𩣡於邑為

希驗仰慕行之於邑也

山陰陸氏曰稱王王事也

是故聖人之記事也慮之以大愛之以敬行之以禮修之以孝養紀之以義終之以仁

鄭氏曰慮之以大謂先本於孝弟之道敬謂省其所以養老之具禮謂親迎之如見父兄孝養謂親獻之薦之義謂既歌而語之也仁謂又以命諸侯歸於國復自行之也

孔氏曰此申說視學養老之義謂聖人親行養老之禮記序前代之事也慮謀也大謂孝弟也

長樂劉氏曰聖王躬行養老之事使天下記之以為教化之本故曰記事故始於天子敬老而終於天下為人子者莫不敬其老則其慮事不亦大乎愛親不亦敬乎

嚴陵方氏曰養老之禮所以廣孝也而人之行莫大於孝此慮之以大也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此愛

之以敬也發咏登歌合語下管此行之以禮也適饌
省醴珍具此修之以孝養也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
此紀之以義也命公侯而下各歸而有所養焉此終
之以仁也
馬氏曰慮者慮於中而行於外書曰弗慮胡獲莫非
慮也而慮有大小慮之以大者孝悌仁之本也孝悌
所以示其愛愛而弗敬獸畜之也故愛之以敬所以
行敬之情而曲致者存乎禮行之不以禮則直情徑

行戎狄之道也行之以禮則無所不盡而養之不可以無其具故修之以孝養自慮之以大推而至於修之以孝養則君臣父嫌於不分故紀之以義紀者衆目之總也紀散則衆亂故以義定上下之分紀之以義所以致其尊而亦不可以不致其親故又終之以仁慮之以大者仁之本終之以仁者仁之成君子始終之所依者仁而已矣

山陰陸氏曰此篇皆出聖人所記故纂者其言如此

紀之以義君臣之位貴賤之等也蓋方父事三老兄事五更袒而割牲總干而立雖曰以教諸侯之弟然非所以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也是故至是而燕更紀之以義經曰道並行而不相悖此之謂也夫紀之以義矣猶不敢違仁且命之曰反養老於東序纂禮者所以賛明之也揚子曰聖人得書之體若是者近之矣夫禮非聖人制之不能盡非聖人記之不能悉前有聖人作焉後有聖人述焉此道之所以明而不

闇發而不鬱也

石林葉氏曰先賢有道德而釋奠以祭之所以致愛於死者也其行可憲其言可飭則設其席位以尊之所以致慤於生者也皆敬之至也此所以愛之以敬也三老則三公致仕者其爵位尊矣故以父事之則不疑於父五更卿大夫致仕者其爵位差矣故以兄事之則不疑於兄此所謂行之以禮也飲以養陽食以養陰饌則食也醴則飲也適饌省醴其珍具矣故

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以樂侑食此所謂修之以孝養也文王功成於清廟而為受命之始則歌於堂上武王功成於大武而為受命之終則舞於堂下此所謂紀之以義也自大晰鼓以警衆而至於舞大武則禮終而樂闋國子俊造得以覲於中侯伯子男得以帥於外而猶以為未喻也故命百官反養老幼於東序此所謂終之以仁也義也孝也禮也敬也皆出於禮樂一視學而盡舉之則所謂慮之大也

是故古之人一舉事而衆皆知其德之備也古之君子舉大事必慎其終始而衆安得不喻焉兊命曰念終始典于學

鄭氏曰喻猶曉也兊當為說說命書篇名殷高宗之臣傅說之所作典常也念事之終始常於學學禮義之府

孔氏曰此覆説養老而在下衆庶知道德之備其在學乎謂一舉養老之事以示於下而衆皆知在上之

德備具其備具者即慮之以大而下是也慮之以大是慎其始終之以仁是慎其終養老之事既慎其終始一一露見盡以示衆則衆何得不曉喻焉

嚴陵方氏曰德之備則以能謹其終始故也說命而名曰兊命者猶小雅謂之宵雅歟

世子之記曰朝夕至於大寢之門外問於內豎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今日安世子乃有喜色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世子世子色憂不滿容內豎言復初然後

亦復初朝夕之食上世子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羞必知所進以命膳宰然後退若内竪言疾則世子親齊玄而養膳宰之饌必敬視之疾之藥必親嘗之嘗饌善則世子亦能食嘗饌寡世子亦不能飽以至於復初然後亦復初

鄭氏曰朝夕朝朝暮夕也日中又朝文王之為世子非禮之制世子之禮亡言此存其記也色憂憂滋也不及文王行不能正履羞必知所進必知親所食也

養疾者齊玄冠玄端也親猶自也饌必敬視爲疾
者之食齊和所欲或異藥必親嘗試毒味也嘗饌善
謂多於前不能飽又不及武王一飯再飯復初復常
所服也
孔氏曰此是第五節以文王爲世子是聖人之法不
可常行故此記尋常世子之禮内豎既言有疾則世
子親自齋戒衣玄冠玄端而養也玄冠玄端齋服也
故玉藻云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齋冠也玄冠綦組纓

士之齊冠也玄端則緇布衣也謂之端者端正也齊必用玄者玄陰之色陰氣静齋亦静故用玄也

嚴陵方氏曰文武之所為聖人之行也世子之記則中人之行而已聖人之制行不以已豈一以文武之道責於人哉故録世子之記於篇末從使後人可跂而及也所謂色憂不滿容者葢見乎色者既作則動乎容者亦隨之矣喜之類為陽憂之類為陰陽饒而陰乏之故憂則容不滿也玉藻所謂親癠色容不盛是

矣齊玄而養謂心致齊而身服玄也致齊不齊故也服玄則以陰幽思故也然則言不說冠帶而養則齊玄可知言一飯再飯則樂必親嘗可知

山陰陸氏曰朝夕至於大寢門外不言之愈麤矣內豎曰今日安據今而已乃有喜色灊乎云爾據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安通於後乃喜深矣復初變膳言初亦言之法羞必知所進羞始而已文王顧末精矣諾然後退爾亦以此不言醫師之藥而言疾之藥著藥

其疾之藥也

禮記集說卷五十三

禮記集說卷五十四

宋 衛湜 撰

禮運第九

孔氏曰案鄭目録云名曰禮運者以其記五帝三王相變易陰陽旋轉之道此於別録屬通論

横渠張氏曰禮運本是一片段文字混混然一大意須是據大體而觀之乃能見若句句字字細碎求之必不能得嘗觀禮運有時混混然若身在太虚中意

思弘大然不能得久不惟禮運要作一大意觀之如中庸儒行亦當如是或謂間有害處據大體觀之自是大片段文字以己心難色管盡他意如天降甘露地出醴泉若堯舜之世實求此物則安得也但言其至和可致不必須有此

山陰陸氏曰禮運者是禮樂之運非道德之運蓋運祚推移而禮行焉雖聖人不能違也然則大同小康時而已矣

長樂陳氏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則運而無所積器則滯而有所拘禮器言禮之器則禮運言禮之道也

嚴陵方氏曰行於萬物者道也載道而行者禮也帝王咸時以義起禮驅騁而轉徙未嘗息故其經世之迹不能無異其軌轍焉於是則有大小之別同異之名矣此篇所言乃其義也

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嘆仲

尼之嘆蓋嘆魯也言偃在側曰君子何嘆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

鄭氏曰蜡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亦祭宗廟時孔子仕魯在助祭之中觀闕也孔子見魯君於祭禮有不備於此又覩象魏舊章之處感而嘆之言偃孔子弟子子游大道謂五帝時也英俊選之尤者逮及也言不及見志謂識古文不言魯事爲其太切廣言之

孔氏曰此篇凡四段自此至小康爲第一明孔子爲禮不行而發嘆遂論五帝三王優劣之事鄭引郊特牲十二月蜡據周言之夏則十月殷則十一月謂建亥之月也以萬物功成報之案月令孟冬云大割祠于公社臘先祖五祀故鄭云亦祭宗廟總而言之謂之爲蜡若析而言之祭百神曰蜡祭宗廟曰息民故鄭註郊特牲云息民與蜡異此據總而言之故祭宗廟而云與于蜡賓也下云出遊於觀之上故知是祭

宗廟也以仲尼與蜡祭故鄭知仕魯也魯臣而稱賓者以祭祀欲以賓客為榮故也爾雅釋宫云觀謂之闕孫炎云宫門雙闕者舊縣法象魏使民觀之處因謂之闕亦名象魏魏巍也其處巍巍高大也何休註公羊天子兩觀外闕諸侯臺門則諸侯不得有闕魯有闕者魯以天子之禮故得有之也公羊傳云設兩觀乘大路此皆天子之禮是也案定二年雉門災及兩觀魯之宗廟在雉門外左孔子蜡祭事畢出廟門

徃雉門登遊於觀之上喟是嘆之形貌作記者言其所嘆之由言蓋者謙為疑辭不敢指正於是言偃問嘆何事孔子若指言魯失禮恐其太切故廣言五帝以下之事謂五帝大道之行并與三代英異之主若禹湯文武等雖不及見而有志記之書尚可知也志是記識之名案辨名記云倍人曰茂十人曰選倍選曰俊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傑倍傑曰聖熊氏曰當門闕處以通行路言雙闕明門之兩旁相對

爲雙也遊目看於觀之上

嚴陵方氏曰助祭者必有飲食以勞之故謂之賓焉文王世子於釋菜言退賓者以此大道之行謂五帝之上也三代之英謂三王之時也以其無名無迹故以道稱之以其代廢代興故以代稱之禮至於三代其文極矣故以英言之言三代之爲英以見五代之爲質以五帝爲大道之行則知三代爲大道之隱矣時繫乎聖人之在上者也孔子以窮而在下不得其

時故其言如此然時無常也或可待焉故止言未而已

蔣氏君賓曰禮莫重於祭祭莫重於蜡故記禮之君子首以夫子蜡賔之嘆而發諸禮運之篇考之於經蜡之始末郊特牲論之詳矣夫子又嘗與子貢言蜡則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賜之所知何哉其可知者蜡之祭也其不可知者古先聖王之遺風餘澤也古者上下之間勢位未隔文法未備而歲時蜡禮之

講終以序飲其重農力本存愛示情之意見於祈祝禱禳之間勞来勸相之際仁之至義之盡粤自王政不修而典禮在魯者望魯之意謂其一變而至於道而不可與他國槩言者也今也聖人傷世偽之寖起知古典之無傳而於蜡賓畢事之後出爲觀上之游喟然爲之太息記者紀其所嘆在魯不知魯之爲蜡其能盡存於古否乎魯之郊禘非禮也其蜡可知矣然則蜡之旨微矣聖人傷古治之不復因蜡禮而

有見不有偃也爲之發問則何以窮夫子感嘆之機

夫既以帝者之事爲大同而指三代爲小康矣而均

曰未之逮也而有志焉何哉此有以見聖人思欲還

上古之風而不可得而猶思其次也故其下歷歷言

之篇内同

講義曰夫蜡之祭爲仁之至義之盡先王報祭之禮

爲息且有休老勞農之事孔子既與蜡賓而觀之以

知當時雖足以得古之禮而未足以得古人爲禮之

意此大道所以未行也故孔子喟然而嘆魯焉

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癈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鄭氏曰公共也禪位授聖不家之睦親也不獨親其

親子其子孝慈之道廣也皆有所養與置之也有分

分猶職也有歸皆得良與之家也貨不必藏於己力

不必爲己謂施無吝心勞事不憚仁厚之教也謀閉

不興盜賊不作尚辭讓之故也外戶不閉樂風氣而

已同猶和也平也

孔氏曰此以下說記中之事此先明五帝時也爲公

謂不私傳子孫即廢朱均而用舜禹是也選賢與能

謂不世諸侯黜四凶舉十六相之類是也講談說也

修習也世淳無欺詐輒有信所習皆親睦也君既無
私故人法之不獨親其親子其子天下之老者皆得
贍養終其餘年年齒盛壯者不愛其力重任分輕任
并班白者不提挈是也幼者皆獲養長以成人無告
及有疾者皆獲恤養男子無才者耕有能者仕各當
其職無失分也女謂嫁爲歸不失時故有歸也貨謂
財貨既天下共之不獨藏府庫但人不收録則物壞
世窮無所資用故收而藏之是惡棄地耳非是藏之

爲己有之者便與也爲事用力不憚劬勞正是惡於
相欺惜力不出於身非是欲自營贍故云不必爲己
謀起於詐今天下一心故圖謀之事閉塞不起興起
也有乏輙與盜竊焉施有能必位亂賊何起外戶扉
從外闔也不閉者不用關閉之也重門擊柝以禦暴
客既無盜竊亂賊則戶無俟於閉也但爲風塵入寢
故設扉耳無所捍拒故從外而掩也率土皆然故曰
大同

橫渠張氏曰大道之行窮乏皆有養者葢民足因自如此菽粟如水火民焉有不仁者哉聖人富之固有其術其教之又深順達大道行也孔子言王者必世而後仁仁即大道之行也以孔子之道行之三十年何患乎不仁也言仁固有淺深三年有成言治一國也及治天下則必世也周公之法不至此但成王不能繼之大道之行由禮義而行者也禮義以爲紀行禮義者也紀對綱而細今規規然以禮義治其小禮

義而施於小末及其大者也若夫大道之行則禮義沛然大道之行游心於形迹之外不假規規然禮義爲紀以爲急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雖則無爲亦未嘗忘禮義以爲紀蓋不可無也

長樂劉氏曰五帝之治世質民純人人内盡其情而情不生外無其己而善益勸故君不自尊而天下共尊之臣不自賢而天下共賢之一德安於上而兆民莫不化之一善出於人而四海莫不師之是以選賢

與能講信脩睦不必自於朝廷而族黨人人公共推讓不敢以為己私也雖以天下讓於人而人不以為德雖以天下外於子而人不以為疏故不謹於禮而人無作偽以踰於中不由於樂而人無縱情以失其和易稱同人于野亨者言君盡其性於上而民盡其性於下有天火之義焉不曰大道之行乎

長樂陳氏曰大道之行為大同大道之隱為小康以道之汙隆升降係乎時之不同而已蓋大道者禮義

之本禮義者大道之末任其本則末存乎其間猶其末則本隱而無存此堯舜所以爲大同而禹湯文武成王周公所以爲小康也莊子述伯成子高對禹之辭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大同小康之辨也夫大道之行天下爲公而與人大道既隱天下爲家而與子與人與子固出於天聖人所以順天而趨時也然其爲公者非不家之以爲公者爲主爲家者非不公

之以爲家者爲主至於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貨力不必藏於已非無所別也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爲已非無以待人也亦其所爲主者異矣選賢與能講信脩睦六君子非不由之禮義以爲紀堯舜非不用之特其有所輕重淺深煩簡之不一耳蓋上世之選賢則一於德而已後世之選賢則有及於勇知上世之信則出於精誠之中而後世之信則見於作誓作會之際上世之睦則和光同塵而有餘後世之

睦則魚沫呴濡而不足上世則有道德以爲綱而不
止於禮義之紀後世則禮義以爲紀而有失於道德
之綱也
嚴陵方氏曰選言擇之而進與言待之而舉有諸已
之謂信交相親之謂睦信與睦人皆有之然有諸已
者患其隱而已故講之使明交相親者患其壞而已
故脩之使著廢疾瘖聾跛躃之類所謂皆有常餼各
以其器食之是也天生其利人乃不取是以人逆天

也故貨棄於地爲可惡人犯其勞我享其效是因人成事也故力不出於身爲可惡取非其有謂之盜伺間而發謂之竊絶理謂之亂毀則謂之賊

馬氏曰信者在中之誠講之者使之以信相考也睦者在内之和脩之者使之以睦相守也男有分女有歸言使之各得其所也有所厚有所薄有所貪有所吝則機心作於内而盜竊亂賊興於外無所厚無所薄無所貪無所吝則機心盜賊兩皆泯矣如此然後

外戶可以不閉而天下如是一也

山陰陸氏曰言大道之行天下爲公而曰選賢與能講信脩睦是乃所以異乎黃老之言也且選賢與能講信脩睦在六君子之世未嘗廢也而大道之行異乎此者不家之而已難者曰天下爲公是天與賢則與賢天下爲家是天與子則與子孟子以爲其義一也不足爲時之厚薄曰自後世觀之類皆與子一有不爾則爭亂隨之是亦天也雖以爲時之厚薄可矣

而緩詞也即云謀閉不興盜竊亂賊不作外戶不閉嫌其言不婉是謂大同此禮之運轉在天者也

延平周氏曰以大道既隱爲三代則大道之行爲堯舜然大道之行以天下爲公亦非不以天下爲家大道之隱以天下爲家亦非不以天下爲公故孟子以爲其義一也又豈足爲時之厚薄哉蓋各親其親不獨親其親各子其子不獨子其子者二帝三王之所同也

蔣氏曰大道之行天下爲公居上者恬於勢位而不以爲樂在下者安於困貧而不以爲尤是以德化自行而防範不立情意易通而機巧不生故位以賢能而任非有所私而立之也人以信睦爲交非制之使從也推而至於耆老幼壯鰥寡孤獨之人交相養於天地之間而不見其病男自然而有分女自然而有歸貨惡其棄於地而已力惡其不出於身而已是豈有一毫相攘相軋之習哉凡若此者非聖人用力而

致之也故揚而舉之於大同之時惟帝者之事足以當之

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以功為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

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衆以為殃是謂小康

鄭氏曰隱猶去也為家謂傳位於子貨力為已俗狹嗇也大人諸侯也亂賊繁多為城郭溝池以服之也謀用是作兵由此起以其違大道敦朴之本也教令之稠其弊則然老子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由用也由此其選能用其禮義以成治也考成也刑猶則也埶埶位也去罪退之也殃猶禍惡也康安也此謂小小安康之世不如大道大同之世也言小安者失禮

則賊亂將作矣

孔氏曰此明三代俊英之事孔子生及三代之末故稱今也天下為家禹為其始也君以天位為家故四海各親親而子子藏貨於身出力贍已父子曰世兄弟曰及謂父傳與子無子則兄傳與弟以此為禮也城內城郭外城溝池城之塹為此以自衛固也紀綱紀也五帝以大道為綱三王以禮義為紀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有失並用禮以紀之也君臣義合故曰正

父子天然故曰篤篤厚也兄弟同氣故曰睦夫婦異姓故曰和又用禮義設為宫室衣服車旗飲食上下貴賤之制度田種穀稼之所里居宅之地貴賤異品也賢猶崇重也盜賊並作故須勇更相欺妄故須知所以崇重勇知之士立功起事不為他人故姦詐之謀用而戰爭之兵由此而起禹湯等能用此禮義成治其為三王中之英選也此聖賢六人皆謹於禮以行下五事用禮明斷使得其宜用禮以成人之信用

禮以明民之罪仁者以禮賞之以為則爭奪者以禮講說之使推讓是示民為常法也為君而不謹於禮以下五事雖在富貴埶位衆人必以為禍惡共以罪黜退之也

横渠張氏曰大道既隱以其不講故民不見也然則大道既隱有劣於大道之行大道之行如堯舜方是也雖三代之英猶有劣者以其未成功也此所以未有不謹於禮惟謹於禮則所以致大道之行各親其

親各子其子亦不害於不獨親不獨子止是各親各子者恩差狹至於順達之後則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既曰不獨親親子子則固先親其親子其子矣大人世及以為禮由古以來固亦有傳世但道隱之後雖有子如均朱有臣如伊周者亦不能舉行堯舜之事故以世及為定禮城郭溝池為固亦是禮義以為紀之事所以防亂也堯舜在位各歷年七十餘以至於人神和龜龍格是為大治不規規以禮義為紀

六君子所以急於禮者欲至乎大同也堯舜之治若此莫不本諸禮義大道既隱由暴君以壞之也然而使堯舜承桀紂之後亦當以禮義為紀六君子居堯舜之時是亦大同之治也以其襲亂急於禮義適得小康耳聖人成性一之以義理禮義為紀固在術内然而六君子未有不謹於禮欲以達其大者也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大道既隱則人有彼我故謀作亂者兵也止亂者亦兵也謀所以慮亂也既有亂則須

兵以制之禹繼堯舜者也恐殆非為大道既隱之時由此其選於三代中是精選者也

長樂劉氏曰既隱謂夏商以後有其居處而彼己分矣私其貨力而竊盜起矣戰鬬刑禁由之生焉故有五禮防其偽而教之復於中也有六樂防其情而教之復其和也綱人之倫以五品紀人之性以五常制度不定則僭偪興田里不疆則侵吞起勇智不用則駈亂生謀慮不作則姦詐出小則五刑以扶典制大

則九代以立平康此禹湯文王武王成王周公所以謹於禮較於大道則為小康焉

嚴陵方氏曰前言大道之行則知大道隱之為廢此言大道既隱則知大道行之為明矣前言天下為公則以與賢故也故繼言選賢與能此言天下為家則以與子故也故繼言各親其親各子其子焉大人世以為禮則各子其子故也及以為禮則各親其親故以為禮則各子其子故也及以為禮則各親其親故也大人止謂有位者與說大人則藐之之言同道大

而有變則為之綱者道也禮義小而有常故以為紀焉道之綱則君臣固有義矣父子固有親矣兄弟固有序矣夫婦固有別矣及以禮義為紀則因其義而正之因其親而篤之因其序而睦之因其別而和之故曰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功為己則致力以興事者各自營故也禮義之紀如此所以治人之道悉矣則機心不能無作爭端不能不起故曰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

馬氏曰以大道之行而方之大道之隱固甚於天地之殊也竊嘗言之天下為公天下為家傳於賢傳於子皆天之所與非人力之所能為也五帝三王何與焉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則近於墨矣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則近於楊矣聖人豈楊墨之道乎老有所終至廢疾有所養三王未始不同也以正君臣至以功為已五帝之時莫不行也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三王之盛時莫不胥然謀用是作則兵由此

起五帝以來亦未始不如此也由是而考之則記者之言妄歟嘗聞之師曰方周之衰文之滅質也久矣天下之人溺於人偽喪其天真孔子傷時之弊故推隆於五帝而以三代為劣過其實以矯之欲使復歸於至德之盛裁歸於文質之中而已故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夫孔子非必以先進為可尚以時之弊必過其中以矯之使質過於文然後朴可得而復也故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大同小康之意槩可見矣

山陰陸氏曰以今該古不欲斥前也大人得位者也若五帝時非無父子相繼兄弟相及非無城郭溝池非無禮義特不以為固不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正尚義故篤尚恩故睦尚親故以和夫婦者婦雖以從夫為正亦有可否相濟以功為已愈益下矣莊子曰為義偃兵造兵之本也葢禮義雖可以息兵亦可以起兵以著已之義以考已之信著人之有過若丘也幸茍有過人必知之周公之過不亦

宜乎以有禮著焉故也仁以有禮故刑讓以有禮故

講若虞芮質厥成是也虞芮講讓而文王之仁刑矣

禮示民有常易示人有變

廬陵胡氏曰鄭云大人諸侯也案下云禹湯由此則

大人謂天子禮以明義禮以成信禮以明罪禮以刑

仁刑猶型也禮以明讓禮以體常

長樂陳氏曰其言示民有常者常者變之對變者能

變則常者能化化者人之道變者天地之道易之坤

卦言人之道則曰有常曰化光至於乾卦言天之道則曰無常曰變化帝則盡天道故不言常王則盡人道故止於有常而已

延平周氏曰禮義以為紀以下至於賢勇知此謀用不作而兵所以不起者也以為謀用是作兵由此起非也

蔣氏曰馴至乎王者之時則不同矣天下為家自夏后氏始禹之為君豈不知堯舜與賢之事為可美哉

啟賢而能敬承此不待論而天下之事亦大異矣自禹而往乃家天下葢聖人以道御時初無容心於其間也名位以安之政教以率之刑法以一之誥誓以申之此豈得已而不已哉利欲動而姦詐起生聚衆而情隙開聖人而不為之盡心焉則葢有所不滿焉者故自夏后氏之與子而天下之為君臣父子者自此無異說則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王者豈能遽返而還其初乎要亦求勿失其情而已祿爵世

及以為大夫之禮城郭溝池以為國家之固禮義以為人道之紀君臣不得不正父子不得不篤兄弟不得不睦夫婦不得不和制度不得不設田里不得不立勇智任之為賢為己舉之為功義必使著信必使考仁必使成遜必使習道不能由則位不能居至是而禮之功用形矣故聖人揭而舉之為小康之時夫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而謂之小康若是其不足言乎曰小康之名非治說也乃時說也聖人處

大同之時故能運無為之化聖人處小康之時要亦無不盡之心夫惟無不盡之心而後能居小康之時成極治之化當大道之隱使大道之行以此言之則知帝王有異時無異道聖人因蜡以思禮其不能無望於魯而有志於帝王之世者如此

言偃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也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是故夫禮必本於

天殺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

鄭氏曰相視也遄疾也言鼠之有身體如人而無禮者矣人之無禮可憎賤如鼠不如疾死之愈也聖人則天之明因地之利取法度於鬼神以制禮下教令也既又祀之盡其敬也教民嚴上也鬼者精魂所歸神者引物而出謂祖廟山川五祀之屬也民知嚴上則此禮達於下也民知禮則易教

孔氏曰此是第二明須禮之意失之者死若桀紂也得之者生若禹湯也引詩鄘風相鼠篇禮從天出故云本於天殽效也又效於地布列於鬼神聖王既法天地鬼神以制禮本以教民故祀天禋地享宗廟祭山川一則報其禮之所來之功二則教民嚴上之義民既知嚴上之義曉達喪禮則知哀篤君親也祭是享祀君親射御是防衛供御尊者冠有著代之義昏有代親之感朝是君之敬上聘是臣之事君人知嚴

上則達此八者之禮天下謂天子國謂諸侯家謂卿大夫下既從教故得而正也鄭註則天之明因地之利昭二十五年左傳文云取法度於鬼神者下文云降于宗廟山川五祀是也云以制禮下教令者謂法天地鬼神以制禮既畢下此禮之教令以教民即下文降命降則下也謂法此等之神以下令教又祀此等之神教民嚴上故鄭云既又祀之盡其敬也宗廟山川五祀據其精魄歸藏不知其所則謂之鬼宗廟

能引出仁義山川能引出興作五祀能引出制度又俱能引出福慶謂之神也三者皆為鬼神此又本天殽地之下所以總云列於鬼神也

橫渠張氏曰禮必本於天殽於地列於鬼神此屬自然而言也天自然有禮如天尊地卑是也殽於地明於地也如山川有小大草木有長短皆是天生而見於地也列於鬼神遍於鬼神也如社有土功履之必報稷有養人之功五嶽各為一方之鎮人就而禮之

至於羣祀百神莫不有自然之理使之必報之功有小大者天也報且禮之者人也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此則屬人道而言亦莫非天理也　又曰禮本於天天無形固有無體之禮禮有形則明於地明於地則有山川宗廟五祀百神以至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是見於迹也蓋禮無不在天所自有人以節文之耳本於天殺於地猶是總言之鬼神則布列於地上也然則禮非自人而出至於鳥獸莫不有父子

配偶長幼朋友螻蟻之君臣鴻鴈之兄弟但不能推
類而有別此亦皆天性也至聖人則能粹美之
長樂劉氏曰先王正心誠意動必如禮者欲盛厥德
以配天地也不曰承天之道乎禮有定制執民兩端
不敢過也不敢不及也不曰治人之情乎人失乎禮
則行悖於中刑禍之道也不曰死乎人得其禮則動
恊於極不曰生乎鼠也無其一體無不死者人也失
其一禮而能久生哉故禮也者能使三才安於其位

而不失其宜者也故天得其禮則陰陽和地得其禮則剛柔順而無乾亢之患鬼神得其禮則生以時而無咎徵之失至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得其禮則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各得其分而不失其常不曰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乎則人之為道無禮焉性命不可得而正矣若網之有綱萬目待之然後理若木之有規萬器待之然後成惟禮為然

長樂陳氏曰言偃聞去衆為殃之說復以禮之急為

問孔子謂禮出於天而成體則於天之道為本故以之承天之道出於人而成法則於人之情為本故以治人之情夫出於天而承天出於人而治人則禮不為不重其有不由而失之則不止於去衆為殃而必至於死由而得之則不止於存衆為祥而必至於生也喪祭内也射御外也冠昏内也朝聘外也君子行其在已而不忘其在人者為其在人而不忍其在已者然後為能盡已而盡人此喪祭射御冠昏朝聘先

後之意　又曰本於天者禮之道殽於地者禮之體列於鬼神者禮之情達於喪祭射御冠昏者禮之度數禮之為道則達而其體則昇其情則幽而其度數則顯聖人以此示人則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

嚴陵方氏曰上言如有不由此者在勢者去則禮之於人不可緩矣故言偃復問以為如此乎禮之急也禮本乎天之道故先王制禮所以承天之道禮出乎人之情故先王制禮還以治人之情禮於天人之際

如此則失之者死得之者生未足恠也然失之者未必死以其有死之道而已得之者未必生以其有生之道而已故引詩胡不遄死之說以明之也夫茍失於禮雖或幸而生於義可誅則無以異乎死茍得於禮雖或不幸而死其名不忘則無以異乎生此所以有死生之道也人之所欲莫甚於生所惡莫甚於死禮之得失遂有生死之道也此其所以為急歟於天曰本於地曰殽於鬼神曰列皆言禮之所以立也至

於禮之所以行則有見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焉見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則禮達於下矣故以達言之喪則凶禮也祭則吉禮也射御則軍禮也冠昏則嘉禮也朝聘則賔禮也禮雖經而為三百曲而為三千其大體不過是五者而已

馬氏曰天降衷於民而先王之為禮所以繼天之衷也故曰以承天之道夫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逸人情之所同也人情之

所同而縱之則滅天理而窮人欲故先王制為禮以節之也故曰以治人之情胡不遄死者未至乎死而人欲其死也

延平周氏曰深於禮者可以言易深於易者可以言禮故言其成象則本於天言其效法則殽於地言其幽則列於鬼神所謂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者乃其度數而已矣

山陰陸氏曰鬼神若禋祀實柴槱燎血祭貍沈疈辜

礿祠烝嘗之類亦一隅爾喪祭射御冠昏朝聘此八者自天子下達凡所謂示象數之事也

鄭氏曰相鼠之刺不惟深疾之之辭而無禮無儀固有死之道也夫三百之經三千之儀雖若不勝其繁要皆此心之用操而常存者則委蛇曲折不失尺寸一念之差則視而勿見聽而勿聞食而不知其味語默動止皆非故態矣觀於草木則一葉之黄一枝之瘁皆本根之病也觀於天地則一星之殞一泉之決皆

元氣之病也聖人為禮以制天下之心威儀之中否以驗其神明精爽之存亡詎可指登降興俯獻酬裼襲以為末節而不之察乎先王盛時禮教達於天下士無賢不肖皆周旋於禮文之中其節奏度數耳目習焉手足安焉不得而少差也於安且習之中而忽乖其度是必其神明精爽之不在是也三代之衰列國公侯卿大夫猶知奉禮以從事一不中節則有死生禍福之說若越椒之執幣傲叔仲惠伯知其必滅

若敖氏之宗郤錡乞師於晉而將事不敬孟獻子知郤氏之必亡若此類者不可勝舉而其應信若龜筴葢先王所以制人心之意猶未泯滅而秉禮君子既能以自檢其身故能以身察乎人也傳穀梁之說者以為左氏失之誣而後世學者不究其本遂以左氏死生禍福之說近於神恠而力排之聖人制禮精微之意微矣惜哉

蔣氏曰聖人傷世遠道散發明禮之為功學者因言

深意切申問禮之所以急聖人豈能忘言於此思昔先王之制為禮也非以強世拂情也葢自有天地萬物而禮與之俱立羣而為之辨也合而為之防也出入飲食而為之會節疏數也施報酬酢而為之等級隆殺也是豈天之所能隨而付諸其人乎葢必有制而命之者矣故曰承天之道又豈人之所能始而具之於天者乎葢必有闕而闕之者矣故曰治人之情天道以承而能立人情以治而能定此禮所以不可

一日無而得失死生所由分也不然則天人之理窮矣相鼠之刺所關甚大托詩以明禮豈不信然　又曰禮之為説虛為之機而實為之用理為之初而形為之顯自其本於天者而承之彼其理混然未分吾孰得其洪纖小大而為之爭易曰知崇禮畀崇效天畀法地方其為崇有不可得而擬議者聖人本天道之自然即地形而有辨故凡禮之所以為是因人之情順物之稱制為高下廣狹者皆其所效而立之者

也由是而築為宮室設為宗祧郊社以崇報山川以闡幽是列鬼神而禮有所寓矣喪祭有常射御有數冠昏以嚴其序朝聘以謹其儀是達於制作而禮有所行矣此三代聖人所以損益不同而制治之異至衰世之君子則未嘗不以禮之興脩廢弛而覘人之理亂安危者有由也

金華應氏曰上數語明禮之功用以明夫人生死之所由繫下四語總禮之體用以明天下國家治亂之

所由別也大原出乎天故推其所自出而本之效法之謂地故因其成法而效之殽效也列於鬼神者充塞乾坤之間昭布森列而不可紊也達於喪祭至朝聘者人道交際之用周流上下而無不通也法於天地鬼神者理也所以承天之道也達於天下國家者事也所以治人之情也理與事一而二二而一者也示之以禮而人得禮以生則謀之作者弭兵之起者消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治也不然雖有粟吾得而食

諸

言偃復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聞與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

鄭氏曰杞夏后氏之後也徵成也無賢君不足與成也得夏四時之書其書存者有小正宋殷人之後也得殷陰陽之書其書存者有歸藏吾觀於二書之意

孔氏曰自此至禮之大成也為第三明禮之所起微者徵驗之義杞宋君闇弱不堪足與成禮因往適杞宋得殷坤乾之書并夏四時之書觀之知上代以來至於今世時代運轉禮之變通即下禮之初以下是也殷易以坤為首故先坤後乾

横渠張氏曰坤乾之義先曰坤者殷之質以所先見者則先言之坤乾書名也不曰乾坤而曰坤乾者乾則無以見必因坤而著故先曰坤推本而言也猶言

形神人必因形乃見神若不因形則神何附著

長樂陳氏曰夏時坤乾之書固不可得而見之然泝其名以推其義則夏時者言夏時之所紀而坤乾有交泰之意也夫得其書則繫其所得之先後故先夏時而後坤乾觀其書則考近以及遠故先坤乾而後夏時　又曰其言夏時之等則其所得者不止於此其言吾以是觀之則繼之以夫禮之初以下葢觀是書而知其然

嚴陵方氏曰極之為言至也如上所言皆禮之至矣子游故復問之也坤乾夏時之書所謂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是也論語兼言書之文不足徵此特言人之獻不足徵者言其略則文獻皆不足徵言其詳則書之文猶有得焉耳周官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是連山則首乎艮其卦具內外而一體其位居東北之兩間則向乎人之時焉夏用人正故其書以之孔子以夏時稱之者以帝降而

王人時得其正故也歸藏則首乎坤各歸其根密藏
其用皆陰之所為則合乎地之時焉殷用地正故其
書以之孔子以坤乾稱之者以資生於丑地為主於
上故也周易則首乎乾周而復始剛柔相摩皆陽之
所為則合乎天之時焉周用天正故其書以之孔子
以乾坤序之者以資始於子天為主於上故也然孔
子以夏殷之易而觀夏殷之禮者何也葢易之所見
者象禮之所形者器繫辭云以制器者尚其象則觀

易固可以知禮矣且乾坤者天地也夏時者四時也天地有上下之位四時有先後之序禮之道如斯而已至周則監於二代脩而兼用之故六官則備天地四時之名焉坤乾不謂之書而謂之義夏時不謂之書而謂之等者禮以達義於內辨等於外者也天地之理為妙故以義言內四時之迹為顯故以等言外或言其義或言其等葢本諸此

馬氏曰創於始者必有以繼於終作於先者必有以

述於後故孔子欲觀夏殷之道以成一代之禮杞者夏之後宋者殷之後謂其世守而知其事之詳且悉也然而杞宋皆無賢人載籍俱亡文獻兩泯焉此其不足與成也可知夏時坤乾皆不行於世闕而勿論可也

山陰陸氏曰雖曰吾以是觀之葢亦略矣據論語所言可知

講義曰孔子嘗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

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今以為不足證而不言者葢所語偃者必欲有所稽考而言之故也若夫子之於禮雖百世其可知況於夏殷乎故曰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所以語偃者如此也

四明沈氏曰義是禮之變處等是禮之常處首坤次乾之書是變也建寅之書是常也聖人加一義字於坤乾加一等字於夏時夏殷之書固是夏殷之禮非

聖人孰能觀之哉
蔣氏曰禮在聖人言之為無盡禮在學者問之惟恐其不及此言偃所以得聞其槩而猶有以究其極也夫聖人既以杞宋為不足證而不能覩夏商之禮矣而猶有得於書者何哉此葢聖人觀禮之妙旨三代聖人損益不同而制作殊事葢本自其陰陽之義而發之夏時之書吾不得而見之矣而其存者有小正夏之所建以寅為正則其尚忠尚黑之制皆自此出

也坤乾之書吾不得而見之矣而其存者有歸藏商之序易以坤為首則其尚質尚白之制皆自此出也聖人不能考杞宋之餘備見夏商之盛制而能因陰陽之書詳識夏商之本旨此聖人之觀禮所以異乎人之觀之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以為周禮盡在魯其觀周其亦聖人之觀夏商也夫

金華應氏曰觀其義與等者聖人之觀異乎他人之觀也夫上天下澤所以為禮而坤乾之書顧以坤為

首者有其義也陰陽循環更相為始而夏時必以寅為首者有其等也玩乾坤之自下而上則知禮之交際者無不通且又有畀法地之意焉玩四時之自始而終則知禮之秩序者不可紊且又有無窮之象焉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飲蕢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告曰臯某復然後飯腥而苴孰故天望而地藏也體魄則降知氣在上故死者北首生者南鄉皆從其初

鄭氏曰言其物雖質略有齊敬之心則可以薦羞於鬼神鬼神饗德不饗味也中古未有釜甑釋米捭肉加於燒石之上而食之耳今北狄猶然汙尊鑿地為尊也抔飲手掬之也蕢讀為凷聲之誤也凷堛也謂摶土為桴也土鼓築土為鼓也升屋而號招之於天也苴或為俎地藏謂葬北首陰也南鄉陽也皆從其初謂今行之然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中古祭祀之事及死喪之禮今時

所法於前者從此至禮之大成皆二書所見之事禮以飲食為本但中古質略雖有火化以水洮釋黍米捭析豚肉加於燒石之上而孰之播黍以下非但可以事生若如也言如此亦可以致其恭敬於鬼神以鬼神饗德不饗味也伏羲為上古神農為中古五帝為下古若易歷三古則伏羲為上古文武為中古孔子為下古若三王對五帝則五帝亦為上古皋引聲之言某謂死者名令其反復魂魄不復然後浴尸而

行人禮於舍之時飯用生稻之米故云飯腥用上古未有火化之法也苴孰者欲葬設遣奠包裹孰肉以遣送尸法中古火化之利也天望謂望天招䰟地藏謂葬以藏尸所以地藏由體魄則降故也所以天望由知氣在上故也此非是今世始為此事皆取法於上古中古而來故云皆從其初

横渠張氏曰今享土功不知報日食五穀又不報義非所安古之飲食之際其始造飲食如燔黍捭豚汙

尊抔飲之人也夫禮之初始諸飲食飲食固不足以為禮然言語有從本說出者則必至微有從末說出者則必自近示人之不得已處其始必甚質而漸至於文如言禮之初始於拜起亦此類也人之始相見則須如此

延平周氏曰上古之世未始知有禮而有禮乃所以強世故聖人因其有飲食之大欲而少寓之以節文此天下惟知飲食之充欲而不知漸入於節文之中

也所謂飲食者止於燔黍捭豚汙尊抔飲與夫蕢桴土鼓凡此不惟可施於人之所交際而猶若可以致敬於鬼神葢亦趨時而已矣臯某復臯者始事之辭而有緩意故五門之始謂之臯既復矣然後祭之則飯以腥苴以孰也死者以北首爲主入爲陰也而又有荅陽之意生者以南鄉爲主出爲陽也而又有荅陰之意自蕢桴土鼓而上後世有以備於此者故不從其初自升屋而復而下後世無以過於此者故皆

從其初

長樂陳氏曰食之禮始於燔黍捭豚飲之禮始於汙尊抔飲蕢桴而土鼓其樂之始歟明堂位曰土鼓蕢桴葦籥伊耆氏之樂也然樂以中聲為本土於位為中央於氣為中氣而籥之為氣又所以通中聲者也伊耆氏之樂始於土鼓中聲作焉中於蕢桴中聲發焉終於葦籥中聲通焉樂之所始本於中聲如此豈不為中和之紀乎周官籥章中春晝擊土鼓龡豳詩

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凡國祈年于田祖歈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國祭蜡則歈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其意以為王業之起本於豳樂之中本於籥始於土鼓逆暑迎寒祈年祭蜡皆本始民事而息老物故所擊者土鼓所歈所歌者豳詩有報本反始之義焉豈在夫聲音節奏之末節哉此所以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也樂書

又曰體主於骨魄藏於肺知存於心氣寓於體體魄陰也故降之於下知氣陽也

故升而在上而體魄不言下者以其體魄有滅而無存知氣感動而常在北為陰幽而物之所終始南為陽明而物之所相見死者所以歸根故必首於陰幽終始之地生者所以芸芸故鄉於陽明相見之方此古者之所作而後世無以加故曰皆從其初　又曰皐者求之於陰也詩曰鶴鳴于九皐易曰鶴鳴在陰則皐者陰之體而陰者皐之理五門之外謂之皐門以其近君者為陽遠君者為陰也

嚴陵方氏曰觀二書足以知夏殷之禮觀夏殷足以知上古之禮故此言禮之初焉自燔黍而下皆始諸飲食之事也方是時地產之穀不過有黍然未有釜甑也故燔之天產之物不過有豚然未有刀匕也故捭之尊未能鑿木也故汙尊飲未知用爵也故抔飲鬼神之道幽而難格菲薄之禮疑若不及以致其敬也故以猶若言之可疑之辭也復者招魂之名飯必以腥慮致生之不知故也苴必以孰又慮致死之不

仁故也後世於喪有奠始於飯腥而已於葬有遣始於苴孰而已體有所附魄有所營皆重濁焉則隂之類也故降而在下知無不周氣無不之皆輕清焉則陽之類也故升而在上郊特牲不言體魄而言形魄不言知氣而言魂氣者亦互相備也死者仆故言首生者興故言鄉凡是禮也後世雖或增其文而不能損禮之實雖或異其迹而不能易禮之意故曰皆從其初

山陰陸氏曰蕢桴以蕢塊而為桴歟

廬陵胡氏曰蕢草也以草為桴鄭以蕢為凷非也若

云誤聲不應明堂位又誤也土鼓廣雅文云築土為

鼓葢築地以當鼓節籥章註以瓦為匡不必築土也

汙尊鑿地汙下以盛酒抔若張釋之云一抔土據明

堂位云蕢桴土鼓伊耆氏之樂則此皆神農氏伊耆

神農皆從其初皆取法於古初

蔣氏曰生養之道本於飲食聖人以報本反始之義

教天下欲其事死如事生此酌獻饋食之事所以交於鬼神而不以為煩也降及後世人之所以從事乎此者一切以文物為先而不以誠敬為本生或怠於養死或忽於報聖人言禮所以必欲反之於其初上古鼎飪未具而燔捭以為食罍酌未設而汙抔以為飲聲樂未備而蕢土以為歡彼其所交際應酬者簡素質實而巧偽不形則以此而接乎鬼神自其一念之誠而施之有餘也死生異域疑若恩棄義絶而不

相求矣乃若升屋之號臯復之告飯腥苴孰以繼其孝養之事天望地藏以發其悽愴之思葢雖禮敎未備而天理之發露於人心者自然如此至於後世棺槨衣衾之備美賵賻贈含之畢陳而一念不居事亦末矣記曰復盡愛之道也有禱祠之心焉若是則形魄歸地知氣歸天死者北首生者南鄉以生求死安得不盡其心而後知求加乎物哉故曰皆從其初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未有火

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麻絲衣其羽皮

鄭氏曰寒則纍土暑則聚薪柴居其上未有火化食腥也此皆上古之時也

孔氏曰此一節更論上古之事未有宮室則是五帝以前未有火化則惟伏羲以前以中古神農有火故也營窟者地高則穴於地地下則營纍其土而為窟橧巢者橧聚其薪以為巢雖食鳥獸之肉不能飽者

則茹食其毛漢蘇武以雪雜羊毛食之是其類也

長樂陳氏曰人之生也雖稟於陰陽而其體則陽屬以其陽屬則必順陽而居之故冬則陽燠於下則順之而居窟夏則陽燠於上則順之而居巢也

嚴陵方氏曰孟子所謂下者為巢上者為營窟是矣前既言燔黍矣此乃未有火化者先儒謂加黍於燒石之上非火化故也

後聖有作然後脩火之利范金合土以為臺榭宮室牖

戸以炮以燔以亨以炙以為醴酪治其麻絲以為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從其朔

鄭氏曰作起也脩火之利謂孰冶萬物范金謂鑄作器用合土謂瓦瓴甓及大瓳臺榭器之所藏也炮謂裹燒之也燔謂加於火上亨謂煑於鑊也炙謂貫之火上醴酪謂蒸釀之也酪酢截朔亦初也亦謂令行之然

孔氏曰此一節論中古神農及五帝三王之事世本

云燧人出火在伏羲之前但用之簡少至神農更脩益使多故云脩孰謂烹煮冶謂陶鑄為形范以鑄金器和合其土燒作器物以為臺榭宮室牖户及炮燔醴酪等皆五帝也此皆倣法上古以來故云皆從其

朔

長樂劉氏曰火無形也而潛於木中不可得以知之燧人氏鑽木以出火然後木也火也為民之利矣金得火則鎔又從而范之以為器用則金也始為吾民

之利矣土也和之以水鈞之以木化之以火合五材以為器則利於吾民與稼穡均矣五行之利養於民而禮因五物以興焉生則養之死則祭之報本反始之心生而禮由之弗敢忘乎其本初也

長樂陳氏曰范金合土固不止於為宫室之具而為宫室則必在於范金合土之後以其斤斧瓦甓之所當先也夫營窟橧巢而易之以宫室飲血茹毛而易之以烹炙衣羽而易之以治麻之布衣皮而易之以

治絲之帛此所謂通其變使民不倦者也夫開端之始謂之初繼終而有始謂之朔故天地之始亦可以言初一月之始則特謂之朔是以言禮之初則繼之以皆從其初言後世有作則繼之以皆從其朔也

江陵項氏曰前言皆從其初後言皆從其朔註皆以為初葢初者天地形氣之始也朔者隨時制作之始也如歷家太初及中朔之類詳本章事理可見

嚴陵方氏曰上世未有火化非無火之性也特未能

脩之以利人爾范即荀況所謂刑范之范范金而鑄之合土而陶之而器用出焉則以為臺榭宮室牖户故也臺榭宮室已見月令解醴酪則下文所言者是矣治麻所以為布治絲所以為帛夫為宮室之類然後足以代巢窟為醴酪之類然後足以代血毛為布帛之類然後足以代羽皮是道也不特可以養生於其始又可以送死於其終不特可以養生送死於其明又可以事鬼神上帝於其幽言神則百神上帝則

天也

山陰陸氏曰此一節言禮雖未之有先王以義起至是而彌文養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葢備矣非人為也故曰皆從其朔

闕氏曰皆從其朔者天左旋日月右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遲日行一度一歲一周天月行疾日行十三度一月一周天防其舒前速後近一遠三則為弦相與為衡分天之中則為望以速及

遲光盡體復則為晦至於朔則日月始合壁焉當其晦則盡矣及其朔則受明於日而復生也於北謂之朔方者民窮度食而變於朔也於冬謂之朔易者存察其事而始於朔也禮以時為大則其窮而變變而通後聖有作述而從之豈不謂之朔乎是故結繩之治其敝如晦焉後聖有作易之以書契則從書契者以是為朔也巢穴之居其敝如晦焉後聖有作易之以棟宇則居棟宇者以是為朔也羽毛之衣不可用

也故易之以絲麻者得不以是為朔乎飲血茹毛不可用也則從火化者得不以是為朔乎夏尚忠忠之敝故商人救之以質則在商之世所從者以質為朔商尚質質之敝故周人救之以文則在周之世所從者以文為朔而已然則朔者可復晦也晦者亦可復朔也

蔣氏曰聖人論禮葢本於中古之世器用漸設文物漸備幸其有加於前而慮其或窮於後也夫營窟橧

巢而必至於臺榭宮室也草實獸肉而必至於烹燔炮炙也飲血茹毛而必至於醴酪以供其味也衣羽服皮而必至於布帛以充其美也亦天下之勢也夫是數者中古聖人實為之中古聖人亦豈能計其事之止於此而已哉器利用便而文日加焉而又為之黼黻文繡之美三牲九鼎之盛堂上堂下之陳自是文日生而無有窮已雖聖人亦末如之何此所以禮至於後世而老氏之徒指為忠信之薄欲與天下相

從於淡泊之地也雖然事之已備聖人不能計其後事之未備聖人不能秘其智自范金合土以下皆聖人開物成務以教天下而使之相安相養於利用出入之間者也使稍變其燔黍捭豚以為籩豆簠簋之實汙尊抔飲以為犧象山罍之具蕢桴土鼓以為笙鏞管象椌楬塤箎之聲何病於聖故聖人觀夏商以前為禮之大意知其養生送死事鬼敬神而次第可以章明顯設民猶未厭道猶未瀆也故曰以養生送

死以事鬼神上帝皆從其朔朔亦初義過此以往不復言初而禮備矣

臨川王氏曰皆從其初皆從其朔或言初或言朔何也初者一始而不可變朔則終而復始故於始諸飲食則言初於後聖有作則言朔葢先王為後世所因乃其所以為朔也

禮記集說卷五十四